

有音乐相伴的日子 不孤单

本报读者三石来信讲述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

□三石

忘了是怎么开始,也许就是对你,有一种感觉,忽然间发现自己,已深深爱上你,真的很简单。生命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高亢中让人振奋精神,平和时让人吐纳真实,低沉里让人感知内心,这就是音乐。

冬天里一个寻常的夜晚,儿子用小提琴拉完《瑶族舞曲》,突然发现我竟然能沉浸于他的演奏,半年时间的学习,虽然手法算不上纯熟,却已隐隐透出对音乐稚嫩的理解。想起儿时的自己,与音乐确有不解之缘。

作为80后的我出生在临沂的一个小县城,父母都是知青,家境不同,相隔千里,却因“上山下乡”走到一起。除去每日辛劳耕作,他们都在剧团工作,结缘于那个时代一种特殊的流行音乐——戏曲,唱念做打,学艺演出,折子戏,样板戏涉猎广泛。朝夕相处中,相知相爱,才有了我。听他们说,我出生时哭声特别洪亮,旋律感很强,也许从小就有音乐天赋。

后来,母亲调到了镇属小学工作,成为一名音乐老师。回想起来,那时父母也未对我有什么特殊培养,而我却受到了他们在家中的言传“声”教,母亲闲暇时会拉手风琴唱歌放松,父亲会用收音机播放歌曲并轻声附和,在这样的氛围中,我渐渐认识到音乐的美好。小小的我就学会了好多歌曲,京剧小调、黄梅戏、影视歌曲都能完整唱出不走调,

每当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霍元甲》、《八仙过海》的主题曲在电视播出,我总是第一时间立正站好,认真跟唱,引得邻里好奇观望。四岁时,首次登台演唱了一首《济公传》主题曲,得到了第一个奖品——小手绢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生活辛苦,精神却不空虚,相信音乐给父母和我带来了极大的力量。

音乐的魔力实在神奇,的确能改变命运。没上过高中的父亲,凭借艺术特长,从小小的县城,抓住了临沂地区仅有的一个名额,考入山东艺术学院,毕业后分配到电视台工作,而母亲带我随之来到省城,继续着音乐教师的职业。在济南居住的头几年,充满了奋斗的艰辛,父亲每天骑行近20站路程上下班,母亲带我坐15站公交车上学,早出晚归。即使在那些岁月里,家人依然深爱着音乐,省吃俭用,购买了一套爱华音响。每到假日,家中放起音乐,声悦身心、其乐融融。那时的我喜欢上了流行音乐,虽不能理解歌曲的内涵,却也从中体会到唱歌的快乐,小虎队、四大天王9.8元一盒的磁带,每每精心挑选,悉心保存。小学毕业,同学送我两盘磁带,至今保存完好。

高中时,面对繁重的课业,每天到家,30分钟静听音乐,确实舒缓压力、净化心灵。而高考时,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音乐爱好者,凭借声乐加分选到了心仪的专业。

真正理解音乐,应该是从



大学开始,关于爱情、关于友情、关于生活的种种,曾在宿舍里和舍友们狂吼摇滚,也曾为心爱女生清唱情愫,一首歌一段心情,记录着美好、感动、沮丧、失落,和那些值得铭记的岁月。人们总希望自己能被他人懂得,正如一首歌应该被懂得的人铭记、吟唱,从而表达出那些含蓄情感。

天气晴好的日子,母亲总会带着她的随身听到公园里舒活筋骨、歌唱美好的生活。儿子也会每天坚持用小提琴表达心意、陶冶情操。我却会在某个独处的时间,弹起尤克里里,记录下一首喜爱的歌。体会过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演绎,感受过黑暗中自我陶醉的放歌,人总应该有些精神追求,不因尘世喧嚣烦乱,不因未随心意彷徨。与音乐的缘分,隐匿于细微的瞬间,镶嵌于人生的回转处。生活的历练于我,于音乐,是快乐的催化剂,是勇气的推动力,是人生试验瓶中各种元素的添加,会升华出神秘、未知的云雾。

有伴,不孤单。琴棋书画、五味调和,岁月静好,乐伴人生。

一路有你 橙黄橘绿

2002年,本报“城市热线”专栏第三次获评山东新闻名专栏。

T91

2016.12.31 星期六
编辑、组版/宜兵
美编/舒畅

读者来信

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

对我来说,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家。

每天清晨,麻利地收拾好行装,轻轻打开家门的时候,我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屋内。如果留神,那时我的脸上应该是充满了柔情,仔细端详,应该还有几分依依不舍。这已经成为习惯,发自内心的、不由自主的习惯。似乎不这样,就缺少点什么,双腿就迈不出那道矮矮的形同虚设的门槛。

下午上班忙碌了一天的我,匆匆奔向公交车站,赶坐回家的公交车。华灯初上,夜幕降临,当看到家的窗户上影射出的灯光,抑或看到家的方位,疲惫的心立马觉得踏实了许多,浑身上下充满了轻松。

工作了一天,高兴也好,不顺心也罢,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,大脑中只有一个概念:家。马上回到家,是我迫不及待的想法。家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无穷无尽的魔力,使我这个在外漂泊游离了一天的人,心急火燎地回来。

只有这样,才觉得心安、自在;只有这样,才觉得脚踏实地地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。

读者 陶玉山

为关爱点赞
最好的爱是父母的陪伴
请关爱留守儿童

